

中国前沿 诗歌聚焦

Zhongguo Qianyan Shige Jujiao

陈仲义
著

中国前沿 诗歌聚焦

陈仲义
著

 Zhongguo Qianyan Shige Jujia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前沿诗歌聚焦 / 陈仲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004 - 8292 - 5

I. 中… II. 陈… III. 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23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85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诗歌生态聚焦	(1)
第一节 诗歌的“出逃”、承载与挣扎	(2)
一、诗歌的“逃向”	(2)
二、诗歌的“承载”	(5)
三、诗歌的“挣扎”	(8)
四、诗歌的“出路”	(10)
第二节 诗写的个人化与相对主义	(11)
一、自足的独立和自在的封闭	(11)
二、一场永无穷尽的角逐	(15)
三、双面夹击下的经典	(19)
第三节 多元诗写流向：象喻、语感、综合	(21)
一、诗风的复杂转向	(21)
二、象喻诗写流向	(22)
三、综合诗写流向	(24)
四、语感诗写流向	(26)
第四节 诗歌接受的“四动”标准	(29)
一、增补好诗“指数”	(29)
二、情感层面上：感动	(33)
三、精神意识层面：撼动	(36)
四、思维层面：挑动	(38)
五、语言层面：惊动	(39)
六、好诗：浑然一体的生命	(41)
第二章 先锋时序聚焦	(45)
第一节 “内讧”：“民间”与“学院”	(46)
一、“利益分配”抑或“学术之争”	(46)
二、双方的优长与局限	(48)
三、相互吸收渗透的可能	(51)
第二节 沉潜着上升：“中间代”诗歌	(55)

一、命名何以能够成立	(55)
二、诗学特征的外围性指认	(58)
三、只有个体“范式”才最具价值	(62)
第三节 在焦虑和承嗣中立足：70后、80后诗歌	(64)
一、70后：各呈招数，显山露水	(64)
二、80后：宽松热身，自由上路	(70)
第四节 反弹与提速：两岸后现代诗歌	(76)
一、缘起时间与过程	(76)
二、题材类型与维度取向	(78)
三、语言与思维方式	(82)
四、两岸“后”诗人“采样”	(84)
五、E时代群像	(91)
六、互照：生成与阴影	(93)
第三章 网络诗写聚焦	(97)
第一节 网络诗象全屏扫描	(98)
一、“乱象”：良缘缔结后的“回生”	(98)
二、诗写“大跃进”的利与弊	(102)
三、众多诗学问题的凸显	(106)
第二节 网上诗歌论争缩略	(107)
一、新“罗马斗兽场”	(107)
二、社团、运动、流派、思潮——立场之争	(108)
三、分化、分歧、分裂——意气之争	(112)
四、倾向、取向、趣向——诗学之争	(114)
五、低俗恶俗话语——有待自清自理	(118)
第三节 网络体诗四大特征	(121)
一、诗写的主导精神：游戏性	(121)
二、网诗“新”美学：泛诗化	(124)
三、“无厘头”风气：语词变造	(126)
四、特别技术手段：灌水	(129)
第四节 网络诗写的普遍弊端	(131)
一、从一只苹果“切起”	(132)
二、从同题诗“风”穿过	(135)
三、向名诗人开刀	(139)
四、阻止：无难度写作	(144)

第五节 网诗新品种：“声、像、动”全方位组合	(145)
一、数位诗歌	(146)
二、新具体诗（视觉诗）	(148)
三、多向诗	(149)
四、多媒体诗歌	(150)
五、互动诗	(151)
六、数字化诗歌	(153)
第四章 新锐诗写形态聚焦	(156)
第一节 快感与肉欲的合谋	
——肉身化诗写	(157)
一、“下半身”出现体现了什么	(157)
二、肉身化的性出演	(160)
三、肉身化诗写的可行性	(163)
四、把握好身体辩证法	(166)
第二节 不可理喻的悖谬	
——荒诞诗写	(167)
一、荒诞及其命名辨析	(167)
二、荒诞文本剖解	(170)
三、荒诞诗学“雏形”	(179)
第三节 语词的饕餮与精神的苦渡	
——“新死亡”诗写	(180)
一、拨开误区，窥视“新死亡”含义	(180)
二、“新死亡”的语词招幡	(185)
三、语词的欢宴能否匹配精神的圣餐	(190)
第四节 “向上、尖锐、有益”	
——神性诗写	(192)
一、“两批一反”的正题集结	(192)
二、“向上、尖锐、有益”的精神指标	(195)
三、二元对立中的“软肋”	(199)
第五节 底层经验 伦理关怀	
——草根诗写	(204)
一、“草根性”：来龙去脉	(204)
二、自然在地：根系生命	(206)
三、底层经验：切身证词	(209)

四、伦理关怀：广披悲悯	(211)
五、重返源头：母语原声	(214)
第六节 开辟“有限制的情境授权”	
——新“叙事性”诗写	(217)
一、叙事的流变	(217)
二、新叙事类型	(219)
三、新锐叙事成立的依据	(223)
四、新叙事的校正	(226)
第七节 自“黑夜意识”走出后	
——女性情欲诗写	(228)
一、“黑夜意识”唤起的情欲诗写	(228)
二、延续：载道式的阶级抵抗与性别争取	(231)
三、旁逸：纯快感的生理心理宣泄	(233)
四、衍化：爱欲释放着语词的迷幻	(235)
五、弥散：母性光辉和日常诗意	(237)
第八节 当“久违”的烽火台重新点燃	
——生态诗写	(241)
一、危机背景与应运而生	(241)
二、“专职”生态诗写与初见成效	(243)
三、生态诗写诸多要项	(246)
四 生态诗写的欠缺与追求	(251)
第五章 标记性诗人聚焦	(253)
第一节 隐喻后退的日常“切片”	
——于坚诗歌论	(253)
一、自然之神 大地之子	(254)
二、万物之恒 日常之基	(256)
三、隐喻之撤 命名之兴	(259)
四、物象之变 切片之法	(261)
五、语言之质 于坚之体	(263)
第二节 在转弯里滑翔的，是一只鸟的细目光	
——王小妮诗歌论	(265)
一、心静如月，远远地有谁在吹箫	(265)
二、晴朗站在我的头顶，蓝得失明	(270)
三、生命在素色里自然彩排	(273)

第三节 黑夜, 及其深渊的魅惑	
——翟永明诗歌论	(277)
一、“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	(277)
二、“内心的天线无限伸展”	(280)
三、“骨头与骨头交谈, 还有闪烁的眼睛奔忙”	(282)
四、“脸谱与脸谱疾走不停”“戏剧却总是如此凄美”	(285)
第四节 “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	
——臧棣诗歌论	(289)
一、布设“隐秘的关联”	(289)
二、展开“心理分析”术	(292)
二、推进审智的“反叙述”	(295)
三、拉伸术——一种“编织”性写作	(298)
四、理趣——一种绅士幽默	(300)
第五节 “一颗心的磨损处, 绽出那霞青云淡”	
——陈先发诗歌论	(303)
一、汉语的生命人格	(304)
二、汉语的诗性思维特性	(308)
三、汉化的诗语特点	(312)
四、将“汉化”进行到底	(315)
第六节 纸蝶翻飞于涡漩中	
——安琪诗歌论	(319)
一、奔跑的“栅栏”	(319)
二、《任性》的意识流	(320)
三、语词的私奔或者摇头丸	(323)
四“杜拉斯”的张力	(326)
第七节 “杀毒霸”的播撒及“互文性”回收	
——伊沙诗歌论	(331)
一、伊式短平快“点射”	(331)
二、伊式“互文”性交汇	(334)
三、伊式“硬伤”的省思	(337)
四、伊式解构背后的血肉	(340)
第六章 前沿诗学节点聚焦	(344)
第一节 新诗前沿研究的整体性遮蔽	(344)
一、50年新诗研究: 对另一支队伍的“冻结”	(344)

二、新诗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诗的转型	(348)
三、纠偏：先锋诗歌研究的评价问题	(352)
第二节 新诗前沿研究的个案作业	(355)
一、从个案入手“取证”	(355)
二、评估九份前沿作业	(356)
三、双重压力下继续结果	(364)
第三节 两岸后现代诗学盘点	(366)
一、台湾后现代诗论：引入与消化	(366)
二、大陆后现代诗论：冲击与碰撞	(372)
三、两岸后现代诗论比对：相似与差异	(379)
第四节 个人化新诗史的写作疑难	(382)
一、撰写中的困扰与难度	(382)
二、新诗史的“编外”声音	(387)
三、个人化的史识诗心	(390)
四、以“诗人”的诗心撰写	(391)
第五节 个人化“解诗学”策略	(392)
一、三种欠缺	(392)
二、两大通道	(396)
三、多元入径	(399)
第六节 个人化新诗形式建设管见	(403)
一、新诗格律化，举步维艰难成正果	(403)
二、新诗“泛格律化”，自由体的微约束“变种”	(405)
三、新诗难以定型的内在深层原因	(409)
四、自由诗主导下的“泛诗体”联盟	(413)
结语 动力与陷阱：新诗现代性的“症结”	(415)
后记	(422)

第一章 诗歌生态聚焦

引 言

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新世纪诗歌生态也在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可概括为诗歌的两个“出逃”（逃向感官和逃向内心），三种“合谋”（与商业、与文化、与政绩合谋），四种挣扎（文本、伦理、市场、技术）。特别是诗歌的通俗部分和流行诗意在向文化靠拢、投奔文化的过程中，显示了极强的承载功能和高覆盖率，表明诗歌生态正逐步服膺于实用；同时诗歌出现的各种挣扎，表明在新的文化形式承载和多重语境压力下，诗歌正努力变换“花招”，继续寻求突围和出路。

诗歌内部最深刻的变化，是诗歌的“生存法则”已从“自我”表现演化为“个人化”与“相对主义”。“个人化”与相对主义，是考察诗歌内部生态重要的窗口。个人化强调诗写自足的独立和“自为”的封闭，从而获得精神释放的最大化；相对主义则怂恿一种执拗对抗、排他的精神，它迎合先锋诗人极端心理，也十分吻合现代诗变动不居的本性和胃口。探讨个人化与相对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利弊，便有可能直取诗歌生态的内在“核心”。

个人化与相对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利弊，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走向”，重新回望这一“来龙去脉”，是历史的需要。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主要诗写流向：象喻诗写流向、综合诗写流向、语感诗写流向，通过三种主要诗写流向分析，揭示诗歌生态在排他、对抗、差异、互补链条中的复杂关联，并且追问何以形成目前这样的生态。

多元诗写流向在带来诗歌繁荣时，同时也带来诗歌标准“匮乏”，尺度“失范”，经典远去。重建诗歌标准，乃是诗歌生态进入正常循环的当务之急。从接受角度出发，提出好诗的主要标准——在传统“感动”层面上，加入其他尺度：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共组现代诗审美意义上的“四动”交响，该是一种有益尝试。

第一节 诗歌的“出逃”、承载与挣扎

一、诗歌的“逃向”

跨世纪诗歌，真不敢指望哪一天，“时间神话”会突发慈悲普降甘霖，施与她往日的光彩荣耀。几分孤傲，几分拮据，再加几分尴尬，是诗歌眼下比较客观实在的写照。当思想启蒙的排浪，迅速转化为物欲的大潮，二十多年前那种“登高一呼”“振聋发聩”的狂欢庆典，便一去不返了。特殊时期的诗歌，作为时代的晴雨表、审判者、吹鼓手，应和着社会变革、人心所向，但在超载的历史使命完成过后，终究要归乎平静。

一旦竞争、务实、效率、交换——成为社会普遍准则，谁还有心浸淫于远离实用的高雅境地？诗歌，自20世纪90年代起，灰溜溜地被放逐到社会边缘。本来嘛，就该在边缘上安分守己，可是诗歌，自恃深厚的历史因缘、高贵的血统（不是说一部文学史有半部属于诗歌吗）和渊远的教化功能，极想挽回过往的辉煌。无奈经济的杠杆早已高高翘起，任复兴的诗笛一路嚷嚷，也丝毫扭转不了商品消费的扳道。由商品和文化复制操纵的消费社会，注定让璀璨的皇冠、文化的金字塔，从内部属性到外部生态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幸的是，诗歌没有走向绝路；不幸的是，诗歌暗淡了往日的容光。世纪之交的诗歌，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尴尬中陷入两个突围：一个是滑向世俗感官，另一个是逃向诗人内心。

滑向世俗感官主要是指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巧妙启动诗歌，利用它的古老声誉和手段，进行开发，重新聚集诗歌资源，开通诗歌被淤积的通俗部分和成熟形式。诗歌的通俗部分和成熟形式，在极权与计划经济时代，曾被扭曲，其实它天然地潜藏于各种对象中。现在经过一番“整容”，便形成了以当下粗浅诗意为表征，配合各种标的，在各领域可批量生产的“再生物”了：大量扩散的诗歌因子、诗歌元素、诗歌成分，被广泛调动起来，进入销售、消费领域，经过调和“配对”，重新焕发了光彩。

从哪一个夜晚开始，诗歌幸福地和“好人一路平安”“友谊天长地久”“潇洒走一回”“爱你没商量”一起合唱。“月落乌啼”启用了唐诗流韵、“涛声依旧”截取宋词味道。诗歌迅速穿行于食文化之间，在蓝色火焰、美味料理、玫瑰花餐纸上，配合着牙床运动、食管吞咽，进行诸如“半月沉江”“红肥绿瘦”“在水一方”的美声命名。诗歌，甚至堂皇地打进保健品——猛男、女宝、舒洁卫生巾，极尽诗意，以此引领新一轮人生享用。

诗歌多少改变了此前的清高姿态，放下架子，以唾手可得的诗意，汇合

商业文化意图，在假日、节日、黄金周、大众广场以及各种仪式上，载歌载舞，穿梭迎宾——广泛覆盖于社会各个角落。诗歌在招贴、台词、明信片、圣诞卡、贺年片、MP3、广告、手机短信里彻夜漫游……诗歌那部分面朝公众的功能，承担了年复一年的流行色，很快打开了通往世俗感官的快速通道。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填充生活的“色拉”，微甜中略带酸涩，悄悄地、不经意间，浸润了生活——那些干巴而粗糙的层面。

在大众由衷的感官拥戴中，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各式各样速配的“准”诗歌、“泛”诗歌、“亚”诗歌，经由感官传递、程序化操作，共同组合成“大众诗意”、“流行诗意”而蔓延开来：分流欲望又打扮欲望、点缀身心又清爽身心，它与休闲、宣泄还有附庸风雅，一起加入时代的狂欢。感官欢娱，浅层次心理抚摩、摇荡，多少使不良能量得到释放，大大缓解人的身心失衡。诗歌在被消费俘获、驯服后，自然也成了商业文化的小小随从。

人们似乎领悟到诗歌浑身都是宝，是随时可充当招之即来的“三陪”。由于形式简括，她全身心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派场。随便几行诗，镌刻在风景名胜之地，其效果，是小说散文再煽情的语调，也望尘莫及的。随便一组对偶、几个叮当响的韵脚，就可以叫房地产增值千万。“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贴满沿海各种售楼处，房地产商们，难道不应该向海子烧香酬谢吗？！

从积极方面上讲，诗歌与大众“合媒”的结果，至少教大众生命大大开放了它的原始活力；积郁于人们身上的污气、怨气、闷气“尾气”，连同窝囊气，一股脑发泄出来。不良能量得到释放转移，大大缓解了身心失衡。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歌和流行文化、商业操作联手，满足了人的部分欲望，拯救了人的部分躯体。

平心而论，是流行文化“有心”利用诗歌的古老声誉和手段，给无辜诗歌涂上“投机”的色彩。有时打扮得妖冶一些，令人恶心；有时轻描淡写，倒也清丽可人。流行文化奉行的是快乐原则、感官满足原则，自然远远躲避精神重负。然而，诗歌一旦融进这般庸常的大众生活，艺术便很快失去自身界限而被生活瓦解。这，肯定要与高雅文化、精英诗歌——以精神深刻和个性突出为追求圭臬的立场发生严重的背离。

逃向诗人内心，主要是指退守于内心深处，诗人更加忠实于自我心灵的感受，即进入隐秘的个我化写作，进入属于“献给少数人”的精神历险与语言历险。逃向内心，势必抛弃多年流行的“宏大叙事”，保持与主流、中心离异的边缘姿态，拒绝大众传媒的盛情邀请，一直把“先锋”“新锐”

“前卫”牢牢镌在自己的心扉上。这种“为无限少数人”的艺术，本质上是孤独的。它的可贵处，是提供心灵瞬间的秘密颤动，因而很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允许一部分诗歌逃向内心是天经地义的。

逃向内心，并不是提倡诗歌与时代、社会完全脱节。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已然从直接反映、对应，转换为曲折投影、互文干涉式了。个人内心的创痛，哪怕小小的叹息，经由心灵的折射加工，完全有可能带上时代擦痕。因为心灵的空间和容量，并不亚于自然的天空和海洋。当然，那种过分耽于内心的“私房话”，过分流于日常琐事的满地鸡毛，是另外一种“失语”，不足为训。

在精神遭到矮化、价值不断陷入迷茫时，逃向内心是一种怯懦，也是一种慰藉和救赎。诗歌在小小的心灵角隅，坚守独立、尊严和稀贵品质，是无奈中的有效，混浊中的“洁身自好”。面临各种异化，愈演愈盛的散文化语境，物欲之流，共同酿造现代文明新的焦虑和创痛，从而加剧都市文明征候和“单面人”进程。正是诗歌，以“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维赛尔），以内心深处不可替代的“对话”——一种独到的个人化体验和经历呈现，成了公共时尚、一次性消费、文化复制和官能刺激的小小天敌。它的逃向，因不肯“同流合污”，而显得那么悲壮，又那么值得敬重！

冠以“先锋”之名的“小众”诗歌，冷眼城市那些口红写作，对连篇累牍的广告体不屑一顾。反过来，它也遭遇冰冷都市和狂欢大众的漠视。它苦笑着，死不悔改地继续以“阳春白雪”自居，一相情愿地与庞大“风车”作战：对抗都市技术理性、对抗文明中非人性的负面、对抗契约对心灵的沙化、对抗欲望带给良知的愚弄……这样的诗歌，固然算不上精神王国唯一的帝王，但天生的精神性、超越性，使之怀有对物欲高度警戒和某些“免疫”，它触摸人心柔软部位，星星点点于灵魂深处，抒发生命的自由自在，敞开生活的明与暗，切入生存敏感地带，引发生机勃勃的细节、率真心性和语言历险，保持检索式的自明自持，不失为“空心”时代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救赎的方式，也是对现代文明征候的一种针砭。在精神普遍放逐的境遇中，它坚守着艺术独立、尊严、高贵的品质，在语言迷宫中寻找自由解脱。也因此，它成了时代的另类。

这群精神“手淫”的痴迷者，浑身长满反叛骨刺，到处延伸实验触须，牛角般地挖掘诗歌版图，企盼发现诗歌的“脑白金”、“脑黄金”，捕捞诗歌的“深海鱼油”乃至提取诗歌的“卵磷脂”。他们四处碰壁却义无反顾，神经兮兮，天马行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以复加的文本实验，几近走火入魔。他们冒着“非诗”罪名，领教“另类”酸楚，在变本加厉的诗歌腹

地独行，吞食着与读者隔膜的苦果。公众很难理解此类诗歌行为，纷纷指责那是诗的象牙塔或诗的臭水沟。两极分化的鸿沟越来越大。此类“独行侠”的前卫姿态和大众们“趋之若鹜”的卡拉欢唱，行成了当下两级诗文化，不可调和的反差。

诗歌在无奈中大部分走向逃离和“还俗”，只剩少部分留守内心。诗歌顺应大众文化合法化进程，固然促进俗文化成熟，但，也不能因此降低自身严肃的精神超越性——超脱世俗平面，拓展与楔入人的意识深处——即在生存/生命的激荡中，磨亮精神燧石，包括良知、灵魂、人格、情愫，等等。

上述两极走向，是新世纪诗歌总体样貌的抽取，它牵动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前者，带给诗歌生态激变。

二、诗歌的“承载”

应该承认，再怎样艰难地寻求突围，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生态还是得到不少改善。诗歌的关注度、诗歌的覆盖面、诗歌的传播、新诗教材的全面改进，网络诗歌的写作狂欢、民间刊物的发行通畅、社团的此消彼长……凡此种种，说明了诗歌语境的相对宽松。^① 诗歌，出现了新的、极强的承载功能。

单就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举办各类诗事活动高达400多项。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级诗歌节、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诗歌论坛，总之一切与诗能“沾边”的货色，都与诗结成“同盟”或“仪式”，迅速落实为诸如诗碑、诗墙、诗校、诗村、诗乡、诗义演、诗同题赛、诗摄影、诗收购、诗救助、诗旅游、诗基金、诗漂流、诗医院、诗招贴、诗处方、诗婚礼、诗超市、诗歌万里行、诗行为艺术……^②

^① 以广东省最为典型。笔者曾提出广东诗歌的十大亮点：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诗歌网站：《诗生活》。拥有全国民刊中最具专题特色的刊物：《诗歌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外来移民：诗人群；拥有连续8年的民间诗歌年鉴：《中国新诗年鉴》；拥有全国女性诗歌最重要的阵地：《女子诗报》；拥有全国第一个与境外合办的刊物：《中西诗歌》等。由此可以觉察出诗歌的巨大生态改善。

^② 比如：2005年1月13日，“荣县·中国诗书之乡”授牌。3月，“中华诗教试点学校”挂匾。3月20日，“中国桃花诗村”开村仪式。4月，诗刊社第四次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启动。4月，南昌“谷雨诗会”（首推全国诗意化医院，1000幅诗歌张贴画挂满病房）。4月9日，“中国诗人之家”河南鹤壁煤业集团揭牌。4月26日，“诗行为”艺术：诗人也夫在SOHO广场上搭建4平方米鸟巢，在上面生活一个月。5月，“诗墙”在湖南常德（世界上最长）扩容。5月17日，“中国诗歌万里行”启动（中国诗歌学会）。6月，“处方诗”由乡村医生来一鸣申报吉尼斯纪录——所开药方皆由四句七言韵诗组成（30年完成40万首）。6月18日，富春江畔举行诗歌集体婚礼。7月14日，现代诗剧《口供》演出（100名诗人、艺术家参与）。12月24日，首届诗歌精品超市大展（深圳），等等。

它明白无误地发出一个信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逸出具体文类，正在加紧融入文化；换个说法，诗歌正在加大自身的“分化”，即诗歌的通俗部分正在被文化化、被经济化、被政绩化。

诗歌，一方面，抑不住自己的天性，按照自身内部生长需要，积极寻找扩张空间。另一方面，也心甘情愿地配合、承担各种外部“订货”。在所有文类中，诗歌与政治、文化、经济的直接接触点，拥有最大的横截面。直率地说，诗歌可利用率和被利用率是最高的；诗歌是最挡不住诱惑的，也是最容易制造诱惑的；诗歌既是文化活动的受益者，又是回收的出血者。这也是它的魅力和活力之所在。

官方、半官方、主流媒体、民间，仿佛一夜之间达成君子协议：一致要叫半老徐娘洗去多年耻辱，重放光彩。在各色旗号后面，大多怀着美好心愿，但在文化导向、市场经济的铁律下，多少都带有自己一点“私货”。诗歌的功能和利润开始被瓜分了。

不错，行政、经济、团体等等，正七手八脚地把孤傲的诗歌抬起来，抛向天空，制造凯旋的靓丽景观，当然，也指望从她散落的体香、毛孔、分泌物中有所获得。

行政部门恍然领悟，构建和谐社会、文明社区，诗歌，不就是一部现成而明亮的前奏曲吗？诗歌得到政府直接嘉许，因此加大投入，几个诗歌节前所未有地获得超过100万元以上的专项拨款。诗歌喜笑颜开。经济部门灵机一动：向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嘛，不妨改为诗歌领唱，变换一下胃口，说不定会引来意想不到的效益。于是，诗歌与观光节、与购物节、与旅游节、与贸谈会顺利签约，共获双赢。

纵身商海，爬上岸来的——前诗歌爱好者、前诗歌写作者、前诗歌追星族，为还愿挥之不去的诗歌理想、梦想，主动请缨慷慨解囊，诗歌在等待多年之后，意外接获中彩票票和礼券。嗅觉灵敏的老总们，紧紧嗅住这富有诗意的商机，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很快与广告传媒联作双簧，深度开发，花样翻新。诗歌，在与企业文化的频频传情中，理所当然地领到了半杯羹。

诗人的天性，一向喜欢呼朋唤友、率性而为，聚会、海聊、纵情、游冶……天赐良机中，自然顺应邀请，接受光环，领教人情，宣泄情性，不亦乐乎。这一切，都叫近年来诗歌一改黯然的脸色，转而神采飞扬起来。

很少人能顶住诱惑——评选、授奖、典礼、上镜、演说、签名……在大众文化簇拥下，诗人们在相当范围内为诗歌争得荣誉、尊严，至少也修复了诗歌被误解、被挤兑所造成的部分伤害。然而，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诗歌也在一浪推一浪的狂欢中，失去某些深沉、深刻的东西。诗歌成了虚荣的

俘虏。

对此诗歌逐年升温的嘉年华，女诗人燕窝迅速作出反应，2006年她在《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中说：诗歌需要“文化含金量”来增加其商品价值。支持诗歌和钱发生关系，这叫“资源整合”、“强强联合”。人家要伸张自己发展平台，我们则借此给诗人提供交流机会，在社会上发出诗歌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好。诗歌为何不能卖？要卖得理直气壮，多卖，争取卖，大卖特卖。但，不能卖良知。^①

不过，对这样的广场狂欢，诗人陈东东有较大保留。他提醒以诗歌的名义进行的活动，的确是人生一大乐趣。但在这个轮廓里，却还要警惕它带给诗人的行业幻觉。行业幻觉，是很容易把原本就比较自恋的诗人导向极度膨胀的。^②

徐敬亚说得更尖锐：“工商社会对诗歌的宠幸，可能出现一种非常可悲的结果：当善良的人们怀着巨大的牺牲精神资助或宣扬诗人的时候，他们帮助的可能不是诗歌第一流的深层艺术因素，而恰恰是诗歌汤锅中表面漂浮着的一层闪亮的油脂，即诗歌群落中最追逐功利的部分，即非诗。”^③

徐敬亚用汤锅表层的油脂来形容，显得有些刻薄。暂时抛开那些显在或隐在的目的动机，从效果上看，你得承认，不管诗歌愿意不愿意，诗歌的通俗部分在时代语境的“裹挟”下，确实正在加快文化化、经济化、政绩化，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我们忧心诗歌那些被“利用”、被过多“承载”的部分，但也应看到她的积极表现：她的大方、外向、明朗、容易牵动人心，对于推进诗歌普及，让诗歌走向大众，营造文明环境，提升社区、企业文化质量，提倡诗意生活，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当全社会以“各取所需”的眼光打量诗歌时，诗歌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浩大的资源与能量感到欣慰？那么诗人呢？少数诗人可能搭乘诗歌的礼车，借助诗歌的“踩街”活动，表演做派，以获取名声和其他利益，也因此无条件汇入商业文化大军，充当自鸣得意的诗歌“爆竹”。

多数诗人在骨子里还是履行自己的行规和职责，他们对诗歌本身有着坚定不移的诚恳：就是努力写好诗，不为外界诱惑所动。在参与相关的诗歌活动中，他们有自己的守则。力戒哗众取宠，消解“非分之想”，即使受到鲜

① 燕窝：《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诗生活网站，2005年8月14日，[http://www. poem-life.net/index. asp](http://www.poem-life.net/index.asp)。

② 陈东东：《行业幻觉》，《晶报》2005年10月29日。

③ 转引自《2005年诗歌热：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疆天山网，2005年10月26日，[www. tianshannet. com. cn/edu/](http://www.tianshannet.com.cn/edu/)。

花与镁光灯的包围，仍保持高度清醒，清醒诗歌的功能“分化”和角色承诺。他们知道，诗歌永无止境的追求，是唤醒心灵、唤醒语言，继续义无反顾的精神历险和语言历险。诗歌那些外在的、浅层的可利用部分，尽可以拿去用，但诗人之“心”岿然不变：尤其那些在底层、民间的写作者们，始终坚守着诗歌的独立品质。

这才是诗歌，深层次的“承载”。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赢得社会的尊敬，诗人才能捍卫自己的荣誉。

三、诗歌的“挣扎”

正当笔者为近年诗歌生态的改善略感欣慰时，2006年诗坛闹出了数十个轰动事件，标示诗歌在新的生存环境下，在与国家意识形态、商业文化、后现代语境的纠葛中，所拥有的能耐、活力和虚妄。仅抽样其中四个不同类型的诗歌事件，我们就能进一步体味个案中折射出来的文化含义：在表面繁荣与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多变的脾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挣扎，包括文本挣扎、伦理挣扎、市场和技术挣扎。

文本挣扎。“梨花诗事件”^①集中体现了诗歌实验文本，在网络与公众中的嬉戏性——相互嬉戏过程中的文本沉沦：到处是口水加废话；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蔚为成风；能指漂浮与所指流失，导致文本虚脱，诗歌文本的可靠性遭到严重质疑。虽然“恶搞”带来许多负面，但就其积极因素讲，还是反映了大众对诗歌文本的基本诉求和“监护”；是诗歌文本在放浪偏离中，一次及时的“他律”。

“恶搞”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仿写，“梨花诗”仿写动摇了诗歌文本相对稳定的规约，加剧了诗歌文本往“无章可循”的泥淖越陷越深。它无不涉及众多诗歌本体问题：诸如诗歌的底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如何葆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诗与口水的区别，诗与废话的区别，如何界定诗与非诗的区别，什么是好的诗歌文本等。似是而非的辩解，不分皂白的起哄，幸灾乐祸的复制，充分表明诗歌文本陷于混乱、离散、失衡的暴露中。那种放弃文本的声形意韵，满足于随意即兴的“脱口秀”，或者敲几下回车键的简单做法，最终只能使诗歌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长期以来，诗歌文本的审美判断一直处于游移、模糊、老子说了算的无序状态，造成诗歌无难度写作与质量下滑的内伤。以这次“梨花体恶搞”

^① 2006年9月中旬，有人将女诗人赵丽华四年前的网络诗重新上贴，掀起一场大规模仿写运动。一时间，帖子铺天盖地，点击率多达几百万，诗歌的关注度创下前所未有的纪录。